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Emma

爱玛

—— [英] 简·奥斯汀 / 著 春燕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玛/(英)奥斯汀(Austen,J.)著;春燕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1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英国卷.第7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09989-4

I.爱… II.①奥…②春… III.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IV.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0611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爱玛

作 者 (英) 奥斯汀
译 者 春燕
责任编辑 道仁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989-4/I·2174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卷 一

第一章	1
第二章	8
第三章	11
第四章	15
第五章	22
第六章	26
第七章	32
第八章	37
第九章	45
第十章	54
第十一章	60
第十二章	64
第十三章	71
第十四章	77
第十五章	82
第十六章	88
第十七章	91
第十八章	94

卷 二

第一章	99
第二章	104

第三章	109
第四章	118
第五章	121
第六章	128
第七章	134
第八章	139
第九章	153
第十章	159
第十一章	164
第十二章	171
第十三章	176
第十四章	180
第十五章	188
第十六章	194
第十七章	201
第十八章	206

卷 三

第一章	212
第二章	215
第三章	224
第四章	227
第五章	232
第六章	238
第七章	249
第八章	256
第九章	261
第十章	266
第十一章	273
第十二章	281

第十三章	287
第十四章	293
第十五章	300
第十六章	305
第十七章	312
第十八章	318
第十九章	326

卷 一

第一章

端庄文雅的爱玛·伍德豪斯小姐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生活中的幸福与欢乐她几乎应有尽有。在她这一生的前二十一年里，苦恼和伤心几乎都没有打搅过她。

她的父亲非常温亲切，富有爱心，姊妹二人中她是年幼的。姐姐出嫁以后，她早早地就开始担当了家中女主人的角色。母亲很久以前离开了她们，生前对她的爱抚，此时在她的记忆中已非常模糊；其后，填补母亲空缺的是一个杰出的家庭教师，她给爱玛的爱一点儿也不亚于母亲。

泰勒小姐在伍德豪斯先生家已生活了十六年，她不但是出色的家庭女教师，更准确地说她还是伍德豪斯先生家的朋友。她与主人家里的两位千金非常要好，特别对爱玛。她与爱玛亲如姐妹。就在泰勒小姐还担任家庭教师的时候，由于她那温和的脾气，就已经使爱玛不受任何限制。如今，威严已然不见，她与爱玛高高兴兴地就像朋友一样相处。爱玛完全由着她的性子做事，可是她依旧很重视泰勒小姐的判断，不过行为却还是由自己做主。

对爱玛影响极大的，还是她过分放纵自己，并且她还有点儿傲慢。所以她在做许多有意思的事情的时候，总会因为遇到不快而沮丧。而在她尚未看到自己这一弱点之时，她根本不认为这两个弱点会使自己受到伤害。

使人悲哀的事情悄无声息地发生了，但却不是那种使人痛苦的事情，而是泰勒小姐的出嫁。泰勒小姐将要离开自己，爱玛平生头一次感到悲伤的滋味。

就在好友结婚的日子，爱玛平生第一次长久呆坐在那儿，完全陷入莫大的悲哀之中。结婚仪式结束以后，人们簇拥着新娘离去了，只剩下她与父亲一起吃饭。好像再也不会会有第三个人来活跃这郁闷的气氛。饭后，她父亲照例默默地去休息了，只有她独自一人坐着发呆，想着以前所拥有的一切。

这件使她痛苦的事情会让她的朋友幸福。因为威斯顿先生是一个温和而又正派的人，家境富足，年纪适中，行为也得体。她是本着一种自我牺牲的、友善的心情极力去促成这桩婚姻的，而且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对于这一点，她感到有些满意，不过，对她自己来说，这却是一个使她阴郁的因素。她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泰勒小姐，也需要泰勒小姐。她怀念过去那段情谊——那可是一起生活十六年的情谊——爱玛五岁的时候，她便开始教给她知识，和她一起做游戏——她不惜付出一切，令她的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记得爱玛每逢生病的时候，她都是百般照料她，直到她的病好了为止。由于这个缘故，爱玛一直对她心存感激。在伊莎贝拉出嫁以后，只剩下爱玛与泰勒小姐，在这些日子中，二人相处得比以前更好，还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相比而言，后来这七年的回忆就更亲切更好了。能有这样一个好朋友、好伴侣实在难得。她态度谦和，富有知识，有才能，对家里的各种工作都了如指掌，并且用心，尤其是了解她的兴趣爱好，知道她要干什么。爱玛对她更是绝对相信，自己的种种念头都向她倾诉，泰勒小姐更是爱她，所以根本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瑕疵。

突然的改变让她怎么忍受呢？是的，泰勒小姐就住在不足半英里远的地方。可是爱玛觉得，离自己半英里远的威斯顿太太一定和过去那个与自己每天相处的泰勒小姐有着很大的区别。尽管她有很多优越的条件，比如家庭，然而现在她依然要面临孤独的危险。她非常爱自己的父亲，可是父亲却无法成为她的伴侣。不管你和他谈正事还是逗乐，他都无法成为一个使人满意的听众。

从年龄上来看，爱玛与父亲之间有道鸿沟（原因是伍德豪斯先生结婚时已经不年轻了），再加上他的习惯与身体的缘故，使他们父女隔得更远了。他的身体一直很差，极少参加体育锻炼与消遣活动。就他的年龄而言，显得未老先衰。因为他的友善温和，所有的人都爱他，但是从来没有人恭维过他的天资。

爱玛的姐姐嫁到十六英里外的伦敦，看上去距离很远，然而假若要每天在一块儿相处也是不可能的。想见到伊莎贝拉惟有等到圣诞节，那时她会与丈夫一同带着他们的孩子回来，家里又会活跃起来，全家人高高兴兴地聚在一块儿。

然而在这之前的时间里，爱玛还要独自一人在哈特菲尔德忍受两个月，那将是多么漫长的日子呀。

尽管海伯利还是一个村庄，但是规模快要比上一个城镇了，尽管哈特菲尔德也在村里，但是它却拥有自己的名字，草地与树丛也都拥有自己的轮廓。在这里，没有人能和她相配。伍德豪斯家可谓是无与伦比的了。人们都尊重他们。因为爱玛的父亲待人可谓非常有分寸，因此在那里许多人都认识她，然而她却觉得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代替泰勒小姐，即使只代替半天时间也不行。这真是一件令人忧郁的事情，爱玛出于无奈，只能无精打采地用胡思乱想消磨时间，直到父亲睡醒后，她才不得不强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因为她父亲需要有人给他精神慰藉。他是一个神经质的人，动不动就神情忧郁，他不希望和他熟悉的人离开他，他喜欢他们。更不想有任何变化。对婚嫁而言，总有一些变化，所以也可以说是令人不快的事情。他的大女儿结婚以后，他的脑子里始终不承认，就算那件婚事可谓是爱的结合，但是每次他说起大女儿，总是有点儿怜悯之情，泰勒小姐今天又要走了。由于他的自私，根本不想别人的不同的感受，他始终觉得泰勒小姐的离开，对伍德豪斯家与她自己都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情，假若她能在哈特菲尔德度过余生，那她的生活肯定会更幸福。爱玛就尽量以微笑相伴，与他交谈，令他不去想那些伤心的问题。可是到了吃茶点的时候，他终于依旧一字不差地重复着午饭时说过的话：“泰勒小姐真可怜——真希望她重新回来。太可惜了，威斯顿先生为什么会打她的主意！”

“爸爸，你的这个看法我可不同意。威斯顿先生绝对是一个诙谐、可爱和杰出的人，要说他的条件，娶一个贤惠的妻子绝对够格。何况，泰勒小姐也到了应该有她自己的家的年龄，你总不希望她永远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同时还要容忍我的各种怪僻吧？”

“有她自己的家！但是她嫁过去又有什么好处呢？我这个家比她那里大三倍，你并没有任何怪僻，我的女儿。”

“我们应当常去拜访他们，他们也应当常来我们家！我们仍然会经常会面！但是应当我们先开始，必须立刻去他们那儿进行婚礼后的拜访。”

“我亲爱的女儿，路那么远，我怎么能去得了呢？到兰德爾的确太远了。我只怕连一半路程也走不完呢。”

“爸爸，用不着你走，没有人想让你步行去。我们当然要坐车去那里。”

“坐车去！詹姆斯才不喜欢套车去走这么近的路呢，何况我们进去拜访的时

候，可怜的马又呆在哪儿呢？”

“可以拴在威斯顿的马厩中，爸爸。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们都已经解决了。是昨天晚上和威斯顿谈好的。而詹姆斯那里，你就不用多想了，对于到兰德尔去，他可是非常喜欢，因为他的女儿在那里当女佣。我想，如果让他赶车送我们去其它的地方，他一定不喜欢。爸爸，那可得归功于你呀。是你给汉娜找了那份工作。要不是你，谁也不会想到她的——詹姆斯可是很感激你呢！”

“那个时候能想到她，我也非常高兴。这太幸运了，我可是不希望可怜的詹姆斯感到自己低人一等，我相信她会是一个很好的佣人。他女儿举止得体，彬彬有礼，我很喜欢她，不管什么时候遇到她，她都会行屈膝礼向我请安，非常讨人喜欢。你叫她到这里来缝缝补补时，我发现，她向来是轻轻地转动门钮，而不是把门摔得特别响，我肯定她能够干得非常好。有个熟悉的人经常在身边，对于可怜的泰勒小姐而言，也算是个安慰。不管詹姆斯什么时候去看他女儿，泰勒小姐肯定能听到我们的消息。他会将家里的事情告诉她。”

爱玛千方百计地鼓励父亲说出他心里所有愉快的想法，还想借助双陆棋来消磨这个令人厌倦的晚上，她自己会有遗憾，可是不能让父亲不愉快。摆好了双陆棋，正好此时来了一位客人，这回可就没必要下双陆棋了。

此人是奈特利先生，大约三十七八岁，他很理智，不但是爱玛一家亲密的老朋友，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他是伊莎贝拉的丈夫的哥哥。他家距离海伯利有一英里远，常来拜访爱玛一家。家里人都欢迎他，特别是此刻的来访，因为他刚从在伦敦的他的弟弟、爱玛的姐姐家回来。他离家几天回来以后，只在家中吃了一顿晚饭，并且吃得特别晚，现在又走到了哈特菲尔德，告诉他们不伦瑞克广场全都很好。伍德豪斯先生非常愉快，的确高兴了一阵子。奈特利先生欢乐的情绪总会让伍德豪斯先生愉快。他打听了许多有关“可怜的伊莎贝拉”和她的孩子们的事情，奈特利先生都认真地做了回答，他很满意。知道了女儿的事情以后，伍德豪斯先生一本正经地说道：“非常感谢你，奈特利先生，这么晚了还来探望我们。你一直走到这里，是不是很累？”

“不，先生。今晚的月光很明亮，也很暖和，因此我不得不离那烧得旺旺的火炉远一些。”

“不过，你一定觉得地上泥泞潮湿吧。只是希望你不要着凉。”

“怎么会泥泞呢，先生！你瞧我的鞋子，没有一点儿污渍。”

“唉，那真是太怪了，不久前下了一场大雨。就在我们吃早饭的时候，整整

下了半个小时，真是倾盆大雨。那时我还想把婚期推迟呢。”

“顺便说一下，我还想祝贺你们呢。我知道，你们正体验着幸福，所以我就没有急着向你们贺喜，我相信，婚礼肯定非常顺利。你们那时候情形怎样？谁流的眼泪最多？”

“啊！可怜的泰勒小姐！真是太令人伤心了。”

“对不起，我得把你们称作‘不幸的伍德豪斯先生与伍德豪斯小姐’，而不能说‘苦命的泰勒小姐’。我极为尊敬你和爱玛小姐，但是提到能不能独立这个话题——无论如何，要想使一个人满意一定比使两个人满意要容易。”

“特别是他们里面还有一个是善于空想却又惹人恼火的人！”爱玛戏谑地说道，“你脑子里就是这样想的，我知道——要是我父亲不在场，你肯定会这样说的。”

“是的，亲爱的，我相信你说得没错，”伍德豪斯先生叹息一声说，“我恐怕自己时不时就善于空想而又惹人恼火。”

“亲爱的父亲！你总不会以为我说的是你，或者以为奈特利先生说的是你吧。你如果有这种想法真是太可怕了！哦，你错啦！我不过是说我自己罢了。奈特利先生喜欢挑我的毛病，你是知道的——这是在开玩笑呀——都是在开玩笑。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总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事实上，只有很少几个人能挑出爱玛·伍德豪斯的缺点，其中就有奈特利先生，而且也只有他一个人告诉过她。这些话叫爱玛自己听了不怎么喜欢，但是她知道，她父亲听了会感到更不愉快，所以她不想让父亲真的有什么猜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她是十全十美的。

“爱玛知道我向来都不讨好她，”奈特利先生说道，“可是我的话并不是指责什么人。以前，泰勒小姐需要让两个人满意。如今她只需照料一个人。或许这对她来说是有利的。”

“喂，”爱玛说道，“我不愿意谈这事，要是你想听一听婚礼的事情，我很愿意讲给你听，因为那时候所有的人都举止得体。大家都准时到场，个个面貌极佳，谁也没流泪，很难找到一张拉长的脸。哦，没有，大家都感到只是离开半英里的距离罢了，每天都会相见，肯定的。”

“我的女儿爱玛能承受任何情况，”她父亲说，“不过，奈特利先生，失去苦命的泰勒小姐，她真的伤心极了。我敢肯定，以后她会比现在想像的还要深深地想念她。”

爱玛扭过脸去，又是流泪，又得强装笑容。

“如果想让爱玛不去想念这位好伙伴是不可能的，”奈特利先生说道，“如果我们不这样想，先生，我们也就不会对她喜欢到现在这种程度了。不过她知道，这桩婚事对泰勒小姐非常有益。她知道，泰勒小姐这个年龄，的确应当拥有自己的家庭了，这是求之不得的，重要的是必须过得幸福，所以她不会让自己太伤心，致使压倒获得的喜悦。作为泰勒小姐的朋友，看到她有了这样幸福的婚姻，人人都会高兴的。”

“你忘了，有一件事让我快乐，”爱玛说道，“而且是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桩婚姻是我自己从中牵的线。你知道，我是在四年以前介绍他们两个认识的，那时候许多人都觉得威斯顿先生绝不会再结婚，是我促成了他们，而且证明我做得没错，终于让我高兴了。”

奈特利先生冲她摇摇头。她父亲糊里糊涂地插了一句：“哦！亲爱的，只希望你不要再牵什么红线，也不要发誓，因为不管你说什么，都会变成现实。以后别再做媒了。”

“爸爸，我发誓，不给自己做媒；可是我确实做到不给别人做媒。在这个世上这可是最让人快乐的事情！而且，你要知道，已经获得了成功！开始人人都觉得威斯顿先生不会再婚。哦，老天呀，不是那么回事！威斯顿先生的妻子去世了这么久，看上去他是非常舒适和忙碌，或者在城里忙于做生意，或者和朋友消磨时光，不管到哪儿，人们都欢迎这个快乐的他——如果他愿意的话，一年内他肯定不会独自一人度过一个夜晚。唔，绝对不会！威斯顿先生当然不会再结婚。私下里还有传闻说，在妻子临终前他曾发过誓，还有传言说，他的儿子与舅舅不准他再婚。

“有关这件事情，有各种各样的议论，而且全是一本正经地讲的，可是我根本不信。大约在四年前，泰勒小姐和我在百老汇碰到他，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对此事产生了想法。恰好那天下着濛濛细雨，他是那样殷勤，赶紧跑到米切尔家的农庄里，给我们借来了两把雨伞。从那时起我就准备去做这个媒，最后在此事上我获得了成功，你不会认为我以后不再做媒了吧，我的爸爸。”

“你说的‘获得了成功’是什么意思，我不懂，”奈特利先生说道，“获得成功就代表努力过。如果过去那四年中你不住地在努力促成这桩婚姻，就能说明你没有白费时间，并且是花在了别人身上。一个年轻姑娘在这上面动脑筋没错！可是，如果说，我有一个想法，如果你所谓的做媒说的只是你做过这种

筹划，某一天你闲着没事儿，心里想，‘如果泰勒小姐能够嫁给威斯顿先生，那可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以后有一阵子还不断地想这个问题，但是，你又怎能证明你获得了成功呢？你究竟有什么功绩？又凭什么自豪呢？是运气让你猜中了，顶多也只能这样说。”

“你也许从来没有体会过碰巧猜中是多么得意和喜悦吧！你也太可怜了。我觉得你很聪明，你得知道，要做到碰巧猜中的不只是需要机会。这里面还包含着一种天赋。即使你不赞成我所谓的那个词‘成功’，我还确实没想到我居然没有使用它的权利。你说了两种可能性——不过我觉得还会有第三种——在什么也不做与什么都做中间的。要是没有我让威斯顿先生到家里来拜访，做了许多暗示给他，把许多细小的事情都安排好，那就根本说不上有结果。我觉得你和哈特菲尔德相当熟悉，肯定理解吧。”

“对于威斯顿先生这样诚实、直率的男人与泰勒小姐那样理智、朴实的女人，完全不必担心，他们完全可以应付他们自己的事情。你要是涉足其间，反而会对自己不好，对他们也没有好处。”

“只要是对别人有益处的，爱玛总是不考虑自己，”伍德豪斯先生不明白其中的意思，插嘴说，“可是，亲爱的女儿，你以后一定不要再去当媒人了。那样的事情太傻了，好好的一家人被严重地破坏了，太让人伤心了。”

“爸爸，就叫我最后做一次吧，是替埃尔顿先生做媒。可怜的埃尔顿先生！爸爸，你对埃尔顿先生印象不错。我得处处留意，给他物色一个妻子。海伯利的人都配不上他，可是他来这里整整一年了。他把屋子布置得很舒适，要是还这样让他独身一人过下去，也确实太可惜了。我相信，今天，他在给他们主持婚礼时，看起来仿佛也等着别人来给他主持婚礼呢！我认为埃尔顿先生人品很好，我也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替他做些事。”

“埃尔顿先生是一个很漂亮的年轻人，这样说一点儿没错，而且更是一个很好的青年，我很尊重他。不过，如果你愿意关心他的话，亲爱的女儿，为什么不请他来家里与我们一起用餐呢。那样的方式岂不更好。可能奈特利也高兴来作陪。”

“很高兴，先生，随时都行，”奈特利先生笑着说，“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这样做更好。爱玛，请他来用餐吧，给他准备最好的鱼和鸡，可是妻子还得他自己去物色。不要忘了，二十六七岁的男子是能照料好自己的。”

第二章

威斯顿出生在海伯利一个非常体面的家庭里。他的家里因为近两三代人的积极努力，已成为绅士，并且也积累了一些财富。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不过由于早早地继承了一笔能够维持生计的遗产，他就不愿意去做几个兄弟所从事的日常工作。而加入了当地的国民军，以此来满足他那颗活泼而又欢快的心，还有那热衷社交活动的性格。

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威斯顿上尉都会受到大家的喜欢，因为军队活动，他认识了约克郡的一个出身高贵的邱吉尔小姐。邱吉尔小姐爱上了他。谁也不感到意外，不过不包括她的哥哥与嫂子。她的哥哥嫂子从来没有与他见过面，又高傲自大，他们认为这门亲事让他们有失脸面。

然而邱吉尔小姐已经长大了，完全有权利支配她自己的财产——尽管属于她的财产和她的家族产业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她不听任何人的劝阻，反正就想嫁给他，结果她的确实现了愿望，她这样做使邱吉尔先生与太太极其恼恨，为了挽回面子他们将她逐出家门。他们的婚姻因为不合适，根本没有得到更大的幸福。按理说威斯顿太太应当得到更多的幸福，因为她的丈夫善良而热心，而且是她一心一意地爱上他，理应面面俱到地来回报她的关怀。可是，即使她不乏坚定的精神，但还没有具备最坚定的品质。她的意志完全可以让她不顾哥哥的反对而坚持自己的意愿，不过还无法克服她对哥哥毫无道理的愤怒感觉到一种无法言表的遗憾，更不能让她不去想念过去家里的那种奢华生活。他们的生活支出大于收入，可是依然不能和恩斯科姆相提并论。她仍旧爱自己的丈夫，可是她不仅想做威斯顿上尉的妻子，同时还想当恩斯科姆的邱吉尔小姐。

很多人，尤其是邱吉尔夫妇都感到惊讶，认为威斯顿能够得到这桩亲事是攀高枝了。后来的事情却证明，他的婚姻太糟糕了。在他们结婚后的第三年，太太便去世了，他的生活越来越贫寒，无法养育一个孩子。不过，很快就必

为供养孩子的费用操心了。这个小男孩由于想念妈妈而躺在病床上，使人心软，也就是他才令两家的关系得到了和解，邱吉尔夫妇自己没儿子，也不必花心思去照料亲属的小孩，因此在她去世以后不久，便提出由他们来抚养小弗兰克。失去妻子的父亲对孩子肯定舍不得，所以他产生了种种顾虑，可是考虑到以后的各方面，他总算答应了，将孩子交给邱吉尔夫妇照顾，继承他们的财产，他只需让自己舒适，并尽力改善自己的境遇就行了。

现在他急需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彻底改变一番。他离开国民军，投身于商业活动。他的兄弟们都已经伦敦有了自己坚实的商业基础，这使他得到了一个有利条件。他到了一家商行，可以保证他有事情做了。在海伯利依旧留着的一所小房子，闲暇时间他几乎都在那里度过。以后的十八年到二十年内，只管用心从事繁忙的事务和欢乐的社交活动就行了。那时候，他已经有了一笔财产，足以让他过上好日子——完全能在海伯利附近购买一座房子，他渴望得到——完全可以娶一个没有陪嫁的，像泰勒小姐一样的女子，并且得由着他个人的一套友好而又善于交际的习惯生活。

从泰勒小姐开始影响他的各种打算以来，时间已经不短了。不过，这并没有彻底影响他，也没动摇他打算购买兰德尔以后再结婚的决心，何况他很早以前就盼望能够购买兰德尔；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在稳扎稳打地努力着，必须达到目的。他得到了财富，购买了房屋，又娶了妻子，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有理由获得比以前任何阶段都多的幸福。他向来很愉快。这是他的本性使然，即使是初次婚姻也是一样，可是他的第二位妻子向他证明，一个独具慧眼而温和可亲的妻子太使人愉快了，也能够向他证明，选择别人总比被选择要愉快，被人感动总比感动对方要愉快得多。

在选择妻子这件事情上，他只要自己愿意就行，他的财富完全归自己所有。原因是弗兰克已公开地成了他舅舅的继承人，并且已经得到培养，而且声明是领养，长大以后要跟着舅舅使用邱吉尔的姓氏，所以他很少需要父亲的帮助。他父亲对这点毫不担心。他舅妈这个女人性情不定，丈夫要受她的约束，可是威斯顿先生的性格致使他不去想这些，她性格变化无常也不能影响到和她亲密的人，而且，他相信，是这样使他骄傲的人。他每年都能在伦敦见到自己的儿子一次，并且他还会让自己感到自豪，所以他总是快乐地称赞儿子是一个标致的小伙子。海伯利也因他而感到骄傲。大家完全没有把他当外人看，人们都在替他的成就和未来考虑。

弗兰克·邱吉尔先生是值得海伯利夸耀的人。人们都渴望见到他，尽管这样的恭维从来没有回报——他至今从来没有光临这里。常有人谈起他打算来看望他的爸爸，可是始终没有成为现实。

现在，到了他爸爸结婚的时候，人们认为，他应该来拜访了，此时来最合适了。这样的提议，不管是在佩里太太与贝茨太太母女两个喝茶的时候，还是在贝茨太太与女儿回访的时候，都没提出异议。弗兰克·邱吉尔先生现在应当到这里来啦。大家得知他给他的新母亲写了封信，向她道喜，这样希望就更大了。连续几天，海伯利人每天上午彼此拜访的时候都少不了会提起威斯顿太太收到的那封非常感人的信。“我猜，你已经听说过弗兰克·邱吉尔先生写给威斯顿太太的友好的信了吧？我知道那一定是封很感人的信，是伍德豪斯先生亲口说的。伍德豪斯先生看了这封信，他说自己生平从来没有看过这样感人至深的信。”

的确，这封信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威斯顿太太当然也对这个小伙子有了美好的印象。而且，这种令人愉快的祝福不但真实地证明了他的明辨事理，而且也使她的婚姻更具庆贺的意味，而且是她受到的恭贺之中最值得欢迎的贺礼。她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女人。她的生活经验相当；丰富，知道大家会认为她太幸运了，她只有一个遗憾，那便是再也无法与朋友们天天在一起了，他们和她之间的友谊始终没有冷淡过，而且对与她的分手也感到无法忍受！

她知道他们肯定会时常思念她。失去她，爱玛便失去了那种极大的快乐，或许得熬过那无聊的一个钟头，只要一想到这些，她就不无痛苦。不过，我可爱的爱玛，她性格并不懦弱。比起大多数姑娘，她的应付能力更强，她有理智，精神饱满，性格坚强，有了这些，能够希望她愉快地克服一个个小困难，快乐地忘记朋友离开的怅然。还有值得欣慰的，首先，兰德尔与哈特菲尔德离得很近，就是一个女子独自来回也非常方便。其次，是由威斯顿先生的和蔼脾气和处境决定的，因此在下个季节，每星期都会有一个夜晚和他们一起消磨时光。

威斯顿太太的情况使她大多数时间里充满感激之情，只是偶尔会稍感遗憾。她很满足——不仅仅是满足——她神采奕奕，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也是明确的，所以爱玛尽管了解自己的爸爸，但是偶然听见他仍然在为“不幸的泰勒小姐”而叹息，也难免会十分诧异，每次他们由兰德尔回来，让威斯顿太太呆在舒适的家里，或者是每到傍晚望着她和心爱的丈夫一同登上他们的马车回去的

时候，他总会这样惋惜。每当她离开时，伍德豪斯先生都会长叹一口气，说：“哦，苦命的泰勒小姐，她很高兴能长时间留下来。”

叫泰勒小姐重新返回这儿是不可能的——要是不再对她表示怜悯，也不可能。可是几周以后，伍德豪斯得到了一些安慰。他的邻居们都不再前来祝贺他们了，谁也不再借这种伤心事来向他祝贺，叫他悲伤了，甚至连那个使他极为沮丧的结婚蛋糕也吃光了。他的胃填不进很多油腻的食物，因此他一向都相信其他人的胃都和他的一样。他觉得对身体有害的食物，也一样对别人不利。因此，他就态度诚恳地劝说大家，让人们不用制作那个结婚蛋糕。为此，他还不厌其烦地请教了药剂师佩里先生。佩里先生是个知识丰富、有绅士气派的人，他是家里的常客，使伍德豪斯先生得到了生活上的慰藉。他受到追问，也无法拒绝（尽管这似乎有点儿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婚庆蛋糕对许多人——也可以说对大多数人肯定没有益处，不过可以有所节制地吃。有了这样一个证明自己想法的观点，伍德豪斯先生希望每一位来拜访的客人都能够受益，可是蛋糕还是被吃完了。蛋糕没有吃光以前，他那善意的神经一直不能松弛。

海伯利有一个奇怪的传说，传说中的每个小佩里手中都拿过一块威斯顿太太的婚庆蛋糕，可是伍德豪斯先生一直不相信此事。

第三章

伍德豪斯先生有一套自己的搞社交活动的方式。他很喜欢让朋友们来自己家中拜访。由于种种原因综合起来，因为他在哈特菲尔德居住的时间太长了，脾气又温和，因为他的财富、他的房屋与他的女儿，他几乎可以随心所欲，想请哪个圈子的朋友都行。他却很少和那个圈子之外的人交往。他害怕晚会进行得太久，更讨厌大型活动，这些使他没有机会结交一些新朋友，只好和一些遵循他条件的拜访者交往。对他来说，幸运的是，在海伯利与属于一个教区的兰德德尔，还有邻近教区管辖的敦维堂，奈特利先生就居住在这里，这些地方了解他的习惯的人不少。由于爱玛的劝说，常来一些选择过的贵宾陪他进餐，他特

别喜欢晚间聚会。因此，除非他有时感到自己很疲劳，无法像往常一样招待造访的宾客，一星期内爱玛几乎要替他安排七天晚上的牌局。

威斯顿先生与太太和奈特利先生怀着对他真诚的关怀，经常来拜访他。那埃尔顿先生，天生不堪孤独的单身小伙子，也会在自己空虚孤寂的晚上，到伍德豪斯先生的大厅去消磨时光，得到去那儿拜访的快乐，看他家漂亮女儿的嫣然微笑。这样的特权，他是不会放弃的。

不只是这些人，还有另一批人。他们当中最常来拜访的是贝茨太太及其女儿，还有戈达德太太。如果哈特菲尔德发出邀请，这三个女人几乎每次都到。经常是由马车接送她们，因此连伍德豪斯先生也感到接送她们，对于詹姆士和马而言，根本不是什么难事。要是一年只接送一次，那才是一件让人埋怨的事情呢。

过去的海伯利教区的牧师死了以后，留下了年纪很大的老夫人——贝茨太太，她每天或者喝茶，或者打夸德里尔牌，其它的什么也不去做。她与她如今所剩的独生女儿住在一块儿，生活非常单调。这个和蔼的老妇人，境遇又是这样不幸，所以大家都非常关心与尊敬她们。对她那年龄已很大，而长得也不漂亮，既没有财产，也没有结婚的女儿而言，能够得到这种爱戴已经很难得了。贝茨小姐的境遇很糟糕，无法受到大家太多的恩惠。她没有自知之明，也就不能来填补天生的不足，或者让一些也许会憎恨她的人看上去是尊敬她的。她完全没有相貌或是心智上的优势。她美好的青春年华已不知不觉地在她身旁消逝了，已经到了中年的她正全心照料那位日益衰弱的母亲，并且只能靠那笔微小的收入精打细算来生活。可是她却是一个快乐的女人，提到她任何人都不会怀着恶意。这正是因为她自己几乎善意地对待任何人，而且能快速地适应身边的环境，所以才创造了这种奇迹。她善良地对待大家，关心大家的幸福，并且会在短短的时间里看出每个人的长处。她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且有一个这样杰出的母亲，拥有如此众多友好的街坊与朋友，还有一个这样富有的家，实在是幸福至极。所有的人都觉得她那纯朴而快乐的性格与她不难满足而又感恩的心情是她的优点，对她个人来说，也可以算是幸运的宝藏。她要是谈到平时的芝麻小事，真是无休无止，这点正好符合伍德豪斯先生的脾气，她能没完没了地说一些细微的事情和一些于他人无害的闲言碎语。

戈达德太太是一位校长。她建立了一个学校，但不是一所女子学院，不能